



王定国



张文



楚青



王新兰



王丹



才旦卓玛



蒋英



廖静文

中国 高端访问

拾肆

15位传奇女性的家事与心史

余 玮 吴志菲/著

苦涩而甜蜜的精彩故事为后世提供难得史料
传奇而浪漫的红色恋歌给后人留下诸多回味

经济日报出版社

ZHONGGUO
GAODUANFANGWEI

14

中国 高端访问

拾肆

15位传奇女性的家事与心史

余 玮 吴志菲/著

苦涩而甜蜜的精彩故事为后世提供难得史料
传奇而浪漫的红色恋歌给后人留下诸多回味

经济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高端访问 (拾肆), 15 位传奇女性的家事与心史/余玮,
吴志菲著. —北京: 经济日报出版社, 2008.2
ISBN 978-7-80180-831-8

I. 中…

II. ①余…②吴…

III. 女性-访问记-中国-现代

IV. K820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07334 号

书 名: 中国高端访问 (拾肆): 15 位传奇女性的家事与心史

作 者: 余 玮 吴志菲

选题策划: 白 勇

组稿编辑: 王 含

责任编辑: 程 鹃

责任校对: 白 雪

出版发行: 经济日报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宣武区右安门内大街 65 号 (邮编: 100054)

电 话: 010-63568136 (编辑部) 010-83670070 (销售部)

网 址: www.edpbook.com.cn

E-mail: cehuabu@vip.sina.com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市梦宇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00×1020 1/16

印 张: 16.75

字 数: 270 千字

版 次: 2008 年 5 月第一版

印 次: 2008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180-831-8

定 价: 32.80 元

特别提示: 版权所有·盗印必究·印装有误·负责调换

余璋同志

历史丰碑
红色记忆

王定国

王定国



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、中国老龄委员会顾问王定国题词

堪幸生不负华年
功过褒贬任评述

题赠：

余璠同志存

楚青
二〇〇六、四

粟裕大将夫人楚青题词

弘扬长征
精神

王新兰
题

总政治部主任办公室原副主任、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办公室原副主任王新兰题词

贈余玮志菲 同志 飞

聚焦时代先锋
记叙和谐中国

二〇七年六月十六日

张铨秀



目 录

王新兰：箫声杳杳心若兰

- ※ 总理弥留之际还在哼唱的经典组歌诞生的前前后后 2
- ※ 小小通信员的红色启蒙教育和红星情结 7
- ※ 红军娃“跑”在长征路上挑战生存极限 10
- ※ 传奇而浪漫的“红色恋歌” 14
- ※ 强装笑颜的日子让人心碎 17

刘英：永远的“红色大姐”

- ※ 参加过“入校仪式”的“野姑娘” 22
- ※ 新婚别竟成永诀别 23
- ※ 主席赋诗闹洞房 24
- ※ 咫尺隔离心相映 27
- ※ 燃烧的晚霞不灭的光辉 29

楚青：我和粟裕不得不说的“情”节

- ※ “隐姓埋名”的实情：毅然离家投奔新四军的往事并不如烟 33
- ※ 扑朔迷离的爱情：常胜将军情场上却屡受挫折 38
- ※ 甘愿“三让”的真情：并非出于谦虚谨慎 42
- ※ 多次战伤的实情：3块残碎的弹片背后有传奇 44
- ※ 一言难尽的隐情：36年的冤情公案之平反一波三折 46
- ※ 耿耿于怀的伤情：夫人眼里的赫赫名将之压抑委屈的半生 48

傅涯：奇缘奇恋奇将

- ※ 第一封情书“发表”在墙壁上 52

※ “巧遇”中撮合上一个“好人”	56
※ 同国母宋庆龄的神交	59
※ 生命最后时光不讲“三分之一”	60
※ 天各一方的亲人坐牢只因是陈赓夫人	62

邓六金：投身革命即为“家”

※ “包办”的革命情侣	66
※ 传奇的巾帼英雄	69
※ 延伸的深厚母爱	73
※ 不老的革命情感	76

王定国：我的长征正在进行

※ 危险、艰苦却不失快乐的漫漫长征是她顽强生命力的源泉	83
※ 救助西路军幸存战友的工作跨越了近半个世纪	87
※ 细细的缝衣线将谢老缝进了她的人生	91
※ 叛逆童养媳剪下长辫闹革命	96
※ 向谢老学习总结出“对儿女一概不管”的教子真经	99
※ 粗枝大叶的生活习惯歪打正着成就她的养生之道	102
※ 往日的“不识字秘书”如今的著名社会活动家	106

钱瑛：“鄂南秋瑾”隐秘的革命生涯

※ 家世宽殷的小钱瑛，聪颖刚烈	111
※ 踏上了革命的征途，机智有余	112
※ 辗转南北，没想到女散夫也别	114
※ 从“洪湖赤卫队”到“模范监狱”，一线作战	115
※ 深入白区，隐身化名打“地下”	117
※ 心系民心的党内“女包公”，反倒身陷冤案	118

张洁清：玉洁冰清最崇“真”

※ 眼中丈夫那求真务实的一面	122
※ “小革命”的布尔什维克之路	125
※ 出身迥异却拥有高质量的婚姻	127

※ 和美家庭之外的“不愉快”与“禁地”	130
※ 历经磨难情不变	133

陈琮英：“布衣夫人”的红色之恋

※ “娃娃亲”缘定一生	138
※ 百年征程多磨难	142
※ 贤妻良母多情女	145

张文：铁流巾帼的红色之旅

※ 红军队伍从此就是小佣工的“家”	151
※ 几次险遇真实映照残酷而传奇的长征路	155
※ 简单的“终身大事”与一言难尽的硝烟岁月	159
※ 老战士的新长征之路就在脚下	161

王丹一：还原历史一个真实的艾思奇

※ 两人在延安举行了个“5毛钱”的婚礼	166
※ 秀才与伟人之间交往的因缘	171
※ 身后一个个谜团在访谈中澄清	175
※ 重情的他又有些“绝情”	180
※ 一次批评成了一辈子的“灵丹妙药”	183

杜惠：与诗人郭小川如诗的爱情故事

※ 相识在一个金秋的日子	189
※ 诗一般的求爱信	190
※ 灿烂的春日喜结连理	191
※ 有距离但没“黄昏恋”	193

才旦卓玛：岁月如歌

※ 目不识丁的农奴女“唱支山歌给党听”	197
※ 听她的歌就好像到了喜马拉雅山	204
※ 用歌声抒发对党的感激之情	207
※ 生日至今是个谜的歌唱家之酸与甜	210

蒋英：走出“两弹”功勋的光环之外

- ※ 从青梅竹马到姐妹恋 215
- ※ 艺术和科学的完美联姻 219
- ※ 特殊的教学方式培养独特的音乐人才 223

廖静文：悲鸿是我生命的主角

- ※ 潇湘淑女与画坛大师的邂逅 228
- ※ 甜蜜而苦涩的感情生活不堪回首 231
- ※ 生命和情感跟纪念馆紧紧相连 234
- ※ 耄耋之年守望不老的真情 236
- ※ 相关链接：徐悲鸿生命中的三个女人 241

附：我眼中的《中国高端访问》

China Top Talk

王新兰

箫声杳杳心若兰



萧华将军夫人王新兰

王新兰，原名心兰，萧华将军的夫人，长征路上最小的女红军。1924年6月出生于四川宣汉，5岁送过情报，9岁参加红军，11岁随红四方面军长征。曾任红四方面军红四军政治部宣传员、红四军政治部宣传队分队长、中央军委三局五十五分队报务员、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新闻电台台长、一一五师政治部秘书处机要秘书、东北南满司令部秘书兼电台台长、第四野战军特种司令部秘书处秘书、总政治部机要科副科长、总政治部专家工作室主任、交通部干部局干部科科长、交通部外事处处长、总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、总政治部主任办公室副主任、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、兰州军区后勤部副政委、兰州军区后勤部顾问等职；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；1985年12月离休（正军职）。

她 从小受到革命熏陶，5岁送过情报，9岁参加红军，11岁随红四方面军长征，2次翻雪山3次过草地，在昏迷中曾走到死亡边缘，愣是用稚嫩的双脚走完了长征路，随同大部队胜利到达陕北。

她这位长征路上最小的女红军的传奇人生，还因她和萧华的动人爱情而更加传奇：罗荣桓热心为他们搭鹊桥，毛泽东拍电报让她“约会”，战地成亲，相濡以沫几十载，在“文革”时期历经磨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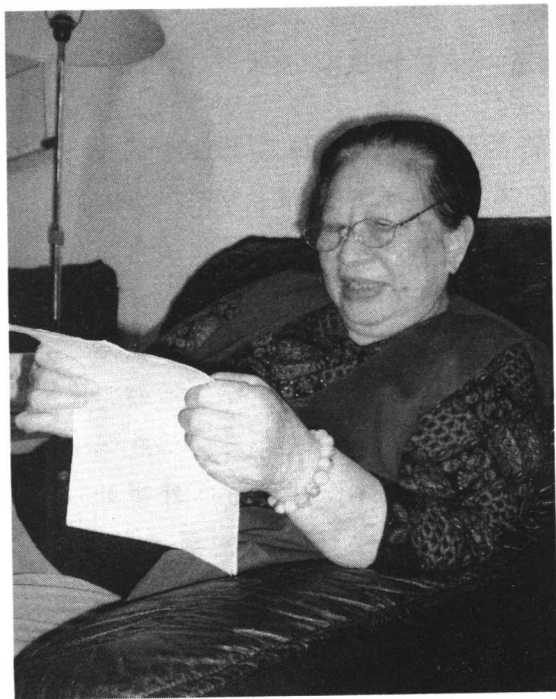
历史迷雾重重。中国工农红军那场“不可思议”的大迁徙与“文化大革命”的苦涩浩劫，给后人留下许多可供回味、考证的“谜团”。王新兰作为那段历史的见证人，她的所见所闻为我们对那段历史的“阅读”提供了佐证。

总理弥留之际还在哼唱的经典组歌诞生的前前后后

“雪皑皑，野茫茫，高原寒，炊断粮。红军都是钢铁汉，千锤百炼不怕

难……”每每听到这熟悉的歌词和旋律，王新兰的眼前就闪现出丈夫萧华创作《长征组歌》的情景。自己一唱起丈夫写的这首歌，当年三过草地雪山的王新兰总是心潮起伏，长征于她的记忆太深刻了。

关于长征，美国记者斯诺曾说：“总有一天，会有人把这部激动人心的远征史全部写出来的。”在长征胜利30年后的1965年，12首“三七句、四八开”的系列组诗横空出世，这就是《长征组诗》。其中10首被谱曲传唱，一唱就是40余年，这就是《长征组歌——红军不怕远征难》。组诗的作者就是王



王新兰正认真审看本稿

新兰的丈夫、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萧华。

1965年7月19日，天津人民会堂，萧华第一次审看《长征组歌》排演。当时，天气炎热，排演现场连电扇都没有。就在这样的闷热中，萧华和王新兰却看得十分投入。演完后，萧华和王新兰走上舞台。有人搬来一把椅子请萧华坐下，他看了看演员们被汗水湿透的演出服，转头对文工团团长晨耕说：“你让演员们把演出服脱了，也都坐下吧。”

萧华说，作为长征的亲历者、战斗员和指挥员，他觉得有一种巨大的历史责任感在推动着他写《长征组诗》。所以，他一定要写出来让战士们演唱，让所有的人了解长征的故事，牢记长征精神。他对演员们说：“你们唱得不错，但是如果你们了解了长征就会唱得更好！”萧华随后又说：“长征这段历史是十分感人的。我在写《长征组诗》的时候，泪水经常打湿手稿。每每我写到最艰苦的地方，就回想起那些与我一起长征过的战友，他们有的已经牺牲了。”说到这里萧华哽咽了，王新兰和演员也都掉下了眼泪。

王新兰回忆说：1934年，时年18岁的萧华跟随红军主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。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，他亲身经历了一场场生死考验。他忘不了当年长征路上的每一个场景，忘不了和自己一起战斗生活过的战友。面对长征，萧华有太多的话要说，太多的情要诉。

1964年2月，全国肝炎流行，萧华下连队时染上了严重的肝炎，待在北京公务繁多，不利治病康复，周恩来总理指示萧华离开北京，到外地休养一段时间，并特别关照要王新兰一同前往，以便陪同照看。这一年4月，萧华和王新兰来到杭州西子湖畔。此时，全军各部队正准备庆祝红军长征30周年纪念活动，不少文艺单位多次向亲历过长征的萧华约稿，这成了萧华创作《长征组歌》的直接动因。

其实，讴歌长征，萧华早有想法。自从走完了长征路，长征便成为萧华生命的一部分。那场震惊世界的远征，那场使红军从濒于灭亡之中再生的大迁徙，那场红军向难以承载的生存极限挑战的英雄壮举，萧华视之为中国共产党最珍贵的精神遗产，因而值得大书特书。

早在1958年夏，萧华得到一本描绘长征的画册，如获至宝。当时，他与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说，除了画册，应该用多种艺术形式表现长征。他还对王新兰说，如果有一个整块的时间，一定要写一写长征。遗憾的是，繁忙的工作一直无法使他拿起笔来。到杭州治病疗养，终于有了创作的机会。

创作首先遇到的是艺术表现形式问题。萧华考虑到身体状况欠佳，不便写

长篇大论，于是采用诗歌的形式。萧华长于诗词，在杭州又集中阅读了唐诗、宋词中的一些名家之作。中国古诗词凝练含蓄、韵律优美，极富表现力和形式美。经过思考，他很快确定了用组诗的形式表现作品的内容。考虑舞台演出的通俗性，他在借鉴古诗词的基础上，采取了“三七句、四八开”的格式，即每段诗词用4个三字句、8个七字句、共12行68个字组成，一诗一韵。这种形式，既有统一的格律，便于记忆朗颂、谱曲歌唱，又较旧格律自由，不受平仄、对仗的限制。

创作的真正难度在于对作品内容的整体把握。萧华虽亲历长征，但他当年只有18岁，先是少共国际师政委，过草地前是红二师政委，只熟悉红一方面军的长征。对于红二、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则知之不多。因此，要把红军三大主力艰苦卓绝的长征准确地概括到一部诗歌中，是十分困难的。为此，他阅读了有关长征的大量资料和老同志写的回忆录，反复重温了毛泽东的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》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》以及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等著作，用其中关于长征的精辟论述，作为创作的指导思想。同时，认真研读了毛泽东关于长征的诗词。



当年长征路上最小的女红军王新兰

掌握丰富的史料后，萧华按照长征的历史进程，从极其复杂的斗争生活中，选取了长征中12个“关节点”，安排了组诗的整体结构，即：告别、突破封锁线、进遵义、入云南、飞越大渡河、过雪山草地、到吴起镇、祝捷、报喜、大会师、会师献礼、誓师抗日。

于是，萧华忘记了自己病人的身份，进入忘我的创作境界。屋里的灯光常常亮到午夜。王新兰此刻也无法劝阻丈夫休息。夜深人静时，她会悄悄地在丈夫身边站一会儿，她看到的是一页页被泪水模糊的稿纸。王新兰说，为了不影响萧华的身体，在创作前，她就与萧华曾有许多“约法”和“规定”，但是萧华一进入创作状态，就什么也不顾了，甚至通宵达旦，而且常常是一边流泪一边写。

长征途中没流过一滴泪的萧华，将感情的闸门向逝去的历史打开了。王新兰说，写得很辛苦，人都瘦了十几斤——那真的是“呕心沥血”。

写就后，萧华用毛泽东的七律诗《长征》中的首句“红军不怕远征难”为题，分别被呈送给周总理和在京的许多老师传阅。老师们都说，用12首诗来概括长征全过程，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，组诗高度概括了中国工农红军举世无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历程，歌颂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不怕任何艰难困苦和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，抒发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英雄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、革命英雄主义的崇高精神。周总理更是非常高兴，也非常喜欢，尤其是对“四渡赤水出奇兵，毛主席用兵真如神”特别赞赏，说这是“神来之笔”。当时正在搞音乐舞蹈史诗《东方红》，中间唯独没有长征的内容，周总理说，这下好了，先把《飞越大渡河》放进去，于是“组诗”开始变为“组歌”。

曲谱初稿成形后，萧华在杭州的病房里接见了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晨耕、生茂、唐诃、遇秋4位曲作者，让他们一首一首地为他哼唱，并提出修改意见。

其实，当初为组歌谱曲的除了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晨耕、生茂、唐诃、遇秋4个人外，总政文工团时乐蒙也同时写了一稿，他这个版本气势宏大，技巧很高。周总理反复听了两个版本后，觉得各有千秋。考虑到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好唱好记，便于传唱，基本倾向于这个版本。王新兰印象深刻的是：一次周总理审查战友文工团的“组歌”时，她和萧华带着5个孩子也去了，周总理问萧家5兄妹：“两个《长征组歌》，你们都听过吗？”他们回答说，听过。周总理又问：“你们说，两个组歌，哪个好？”4个大一点的孩子不好意思说，13岁的萧霞却夺口而出：“北京军区的好。”周总理又问：“好在什么地方？”

萧霞说：“好听好唱。”周总理笑着说：“看来咱们意见是一致的。”当时，在旁的王新兰笑了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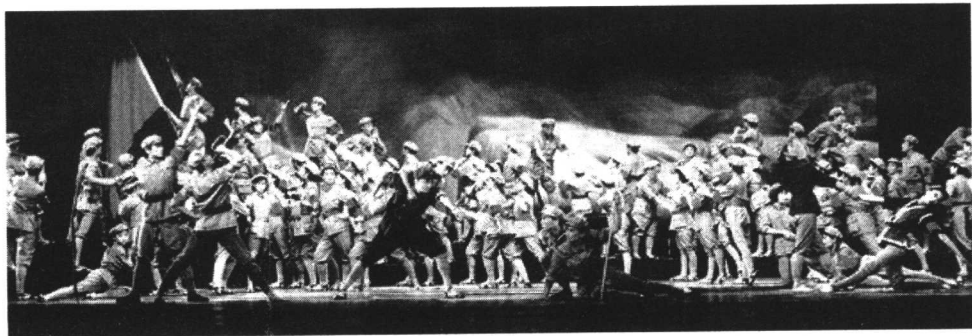
战友文工团排练期间，周总理亲自去作动员，要他们去部队参观、学习，了解情况，不但要形似，穿上军服、穿上草鞋、打上绑腿，更要神似。王新兰依稀记得，当年在天津审看排演时，萧华含着眼泪讲了很多，几次都哽咽着讲不下去了。那天，萧华对全体演员说：“是30年来一直撞击我心灵的东西让我写出这组诗来。这组诗是有剧情的，必须带着真情实感来唱，才能更好地表现它。”

周恩来总理曾这样评价萧华和他的组诗：“只有经过了长征的人才会写出《长征组歌》；只有有激情的人才会写出《长征组歌》。你为党和人民做了件好事，为子孙后代做了件好事，我感谢你。”王新兰也认为，《长征组歌》是一部饱蘸着血泪和激情的经典之作。

“总理在病重期间，我们都很想去看他，但萧华刚从狱中出来，我们无法进去。总理生前，曾先后17次观看组歌演出，他能唱出组歌的全部歌词。总理在弥留之际，最后唱的一句是‘官兵一致同甘苦，革命理想高于天’”……说到这里，王新兰声泪俱下，哽咽难言。

据悉：“文革”期间，《长征组歌》有8年没有正式演出。1975年，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后，指示复排《长征组歌》。同年10月，复排后的《长征组歌》在北京展览馆剧场连演一个月，场场爆满。反响的热烈程度远远超乎演员们的想像。很多观众看完演出后都不坐车了，而是手挽着手一路哼唱着《长征组歌》回家。

《长征组歌》这首脍炙人口的音乐史诗，用血与火谱写的旋律，穿透上一世纪的回音壁，响彻新世纪的天空。而由组歌述说、重现的长征画面，一次次



难忘的长征 永恒的旋律